

## 第四章 與參與者經驗相對應的新時代運動思想體系

新時代運動雖然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核心，但是在各個不同的組織、運動領導人，甚至是教主的領導下，其實彼此之間構成了一種既競爭且合作的情形。這些各自獨立的另類組織、課程、新興宗教、甚至只是書籍作者的存在，有賴於一定數量的參與者/追隨者/信眾的支持。而這些支持者又往往不只參與一個組織、課程或活動，而是在此範圍內廣泛的參與，就如前兩章所提到的一樣，受訪者往往閱讀了不只一個作者、一個系列的書籍，甚至有的也參與過大體上算在新時代運動範圍內的好幾項活動。然而這些不同的思想體系，卻是在大體上算是各自獨立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所以當談到他們對於新時代運動的參與，以及所吸收到的觀念時，也應該要注意這項差距。這些不同的思想書籍體系之所以在本章中被陳列，主要是為了要對應先前參與者所提及的各種觀念，以便能夠彰顯、分析新時代運動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對於其接觸的思想體系的理解、觀念的擷取的情形，並期望在這過程中能夠進一步揭露台灣新時代運動參與者在參與新時代運動的過程中關注的重點，透過比較，了解台灣社會對於這些台灣新時代運動的參與者在新時代運動的參與上產生的影響。

在方法上，本章相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本章中各節的安排，並不是按照預先設定好的理論來對各個思想體系加以分類，而僅僅是依照在田野及訪談的過程當中，參與者所提及他們曾經閱讀、追隨的思想體系來歸納排列，故而不同的小節之間乍看之下會無法找出理論上的類比性，比如第一節、第二節、第四節、第九節的賽斯書系列、與神對話系列、克里希那穆提、奇蹟課程，主要是以書籍方式談論宇宙真理、人生各種層面問題的著作，對於實際的儀式、身體能量的操作則沒有太多著墨。第三節的奧修，是可以算是一個新興宗教的教主，因為在其社區有一個明確的門徒點化儀式，然而其書籍的讀者及理念追隨者的數量卻比其門徒數量來的更多，其影響力並不僅限於正式成為其門徒的信仰者。第八節的唐望故事系列，則是一系列綿延二三十年無法分辨為小說抑或真實拜師學藝記錄的著作，早期作者謹遵其師唐望的教誨，行事低調，並未成立團體組織，卻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改弦易轍大張旗鼓的成立團體組織。然而唐望故事系列的早期書籍出現於新時代運動興起前，也與新時代運動的許多精神及共通觀念不太相符。第五節的光的課程，主要是以通靈的訊息，以及實際上的冥想、能量操作為主。第六節的聖境預言書系列，最初則是明白的小說類書籍。然而，所有這些書籍、派別卻都是被台灣新時代運動參與者同時提及的，當筆者詢問參與者參與過哪些派別的活動或是閱讀過哪些書時，這些不同的思想系統往往會並列地被舉出兩三個，這表示對於參與者而言，這些不同的思想派別，在其心中是屬於同一個類的。他們都各成一家之言，所以可以被並列地提出。

所以本章的安排方式，便是基於參與者的經驗，歸納出在受訪者當中，較常被提及的新時代思想體系，以提及的次數多寡，來依序呈現，至少要有四位以上的受訪者明確提及某體系，該思想體系才會被納入本章當中。

### 第一節 賽斯

## 簡介

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賽斯是最常被受訪者所提及的一套著作以及思想體系。這是一系列的通靈作品，賽斯（Seth）是一個“能量本質人格”（energy essence personality）（Hanegraaff 1998: 37），透過珍·羅伯茲這位詩人兼科幻小說作家來作為他的媒介。珍·羅伯茲在 1963 年於家中突然遭遇一連串的神祕體驗，感覺穿越重重次元的物理世界、知識被灌注到每個細胞內，像是沒有服迷幻藥的神遊（trip），而後寫下一堆東西，標題是“物質宇宙即意念建構”。而後做了兩次預知性的夢之後，珍·羅伯茲與其丈夫半開玩笑式地進行靈應盤（Ouija，類似碟仙）的實驗，於是賽斯開始透過珍發言，而由其丈夫記錄。

賽斯書（或稱賽斯資料，兩者皆是台灣新時代運動參與者常使用來指稱這套書籍的名稱）在台灣的影響力，這與台灣新時代運動的早期引進者王季慶對賽斯書的推崇與愛好有關。賽斯書帶給王季慶相當大的影響，改變了她對人生的看法，也是她推展新時代運動的契機（王季慶 1997: 4）。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賽斯資料所呈現出的實相觀念是，意識先於被感官所知覺的物質，被人類客觀認知到的這個世界只是由於群體的共識而被那樣認知，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幻覺，但卻是人類的實相。賽斯以三個人同看一個放在桌上的杯子為例，三個人看到的，是不同的杯子，甲不能看到乙或丙看到的杯子，而乙丙兩人也看不到甲看到的杯子。所有的人看到的，只是基於他自己的“空間連續”和“個人透視點”所“構成”的杯子。所以每個人接觸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心靈能量所創造的物質形象（Roberts 1994: 141-142）。而這個物質形象的創造方式，就如同第三章第二節所討論的“物質宇宙即意念建構”的程序一樣。

對於每個人的生理狀態，例如疾病，賽斯也認為那是個人或群體內在無意識造就的，人的內在有些問題，而選擇（無意識地選擇）用疾病或意外來呈現出來。

賽斯偶爾會以一個幽靈的形象出現，並且具有 ESP（超感官知覺）的能力，還能夠談論前世的問題。賽斯資料的實相觀念，也包含了“共時性”，意指平常被人視為“時間”的觀念，實則是個幻象，真實的情形是所有的事情，包括被視為是過去的事情、未來的事情，前一世的事情，全都是在同一個瞬間發生的。但是以人類的感官知覺，就會把這些事情視為是存在在一個順序性的時間軸上。所以賽斯並不是以常見的因果關係看待前世與此生的互動，並非此生難解的問題就必然是來自前世。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在所有受訪者中，共計有 15 人表示接觸過賽斯書系列，只有 F65、F71 和 EM81 沒表示看過，EF73 由於是透過癌症病友團體來接觸新時代運動，而該團體由寫過數本賽斯健康觀的許添盛醫師帶領，故也列入統計。M70、F76b、M74、F70、

EF70、EM79 雖然都表示讀過賽斯書，但是都沒明顯表現或表示出有什麼受到影響之處。

F73b 受到賽斯書的影響非常大，賽斯書改變了她一直很注重的輪迴果報的觀念，代之以“在現世所遭遇學習的東西是自己設定好的”的觀念，換言之，別人也有別人自己的設定，可能有更深的目的，不要單純的加以批評詛咒。F73b 也因此對很多事情的包容度有所提升。

M81 接觸了包括賽斯書系列在內的一系列新時代運動思想體系之後感覺到很喜悅，可以不必外求老師。但對於賽斯的觀念沒有特別感覺，只有在讀賽斯書的時候，會不知所云卻一直笑，覺得感同身受。

F69 接受了賽斯的“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觀念。會用這個觀念來解釋自己的人際關係，並且在嘗試過刻意去關注人的黑暗面時，遇到比較糟糕的現象，於是以後就避免刻意選擇關注的面向。F69 對於社會事件的看法，也因此開始思考對方行為背後的原因。F69 對於賽斯或是《與神對話》這樣比較講理論的書比較有興趣，對於水晶或是塔羅牌這種儀式操作就沒興趣。

F76a 最欣賞的新時代運動思想體系是賽斯以及《與神對話》，只參加過賽斯的讀書會。覺得各個宗教所要傳達的都是善的，對於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一些宗教，抱持著二元對立的觀點批評其他宗教是魔鬼的行為感到很遺憾。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態，F76a 滿喜歡許添盛醫師對賽斯健康觀的詮釋，而她的個性也受影響，更加的“無所為”，在人際關係上 F76a 也採取賽斯觀點，遇到事情時會先看對方是刺激到自己的哪一個部份，並且依照賽斯的觀念，覺得“沒有人可以傷害你，除非你決定要讓他傷害你”，甚至就算是走路跌倒都不是單純的。對於奧修的思想體系否定頭腦的態度，F76a 也用賽斯的“信念創造實相”的觀念來加以解讀。而對於新時代商品的態度，F76a 也是一樣以賽斯實相觀來處理。

M76 覺得大部分新時代的內涵都一樣，都是強調自由意志、合一、覺察，除了與《與神對話》重疊的部份之外沒有提及賽斯的觀念的影響。

F73a 最初接觸的新時代運動思想體系就是賽斯書，當時覺得看到了一個新世界，很喜歡“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這個觀念，F73a 覺得這個觀念讓她覺得她對她自己的人生是有決定權的，而且有被包容，以及從教條中解放的感覺。然而 F73a 也注意到賽斯的這個觀念的某一些解讀方式造成了一些新時代人的生活上的困難，很愛這個用思想創造實相的觀念，結果只是在家觀想，卻沒有能力好好去工作。

F77 把賽斯書當作其思想的主要來源，是對於靈魂層面的重要問題，例如“世界是什麼”、“自己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加以回答的書籍，F77 還認為賽斯書的講法與釋迦摩尼的講法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只是不一樣的形容方式而已。

EF69 表示只有接觸過賽斯書與《與神對話》這兩個思想體系，相信別人對自己的一些行為可能是自己的信念導致它產生的，也更相信自己的身體有自癒能力。EF69 覺得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在觀念和實踐，而非外在儀式。

EF73 透過許添盛醫師接觸新時代運動的觀念，覺得新時代運動是一個鼓勵人們聽取內心的聲音，異於傳統功利主義掛帥的想法。EF73 覺得宇宙的一切都是虛幻的，都是唯心所造的。這個觀念可以說是賽斯的“創造實相觀”的另外一種解讀。

對於晚睡比較不焦慮，可能也是因為相信信念對健康的影響更勝於是否遵守健康的教條。

## 討論

根據 Hanegraaff 的研究，在新時代運動中有幾個基本而標準化的形上觀念應該是首先由賽斯跟珍·羅伯茲所引介的 (Hanegraaff 1998: 37)。Hanegraaff 認為賽斯資料對 1980 年代的新時代運動有莫大影響，並認為學界對於賽斯的重要性還沒有充分認識，他認為珍·羅伯茲和賽斯在新時代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可與穆罕墨德和加百列天使在伊斯蘭教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 (Hanegraaff 1998: 127)。原因就是賽斯書中的形上概念為很多新時代運動的觀念提供了基礎，Hanegraaff 認為，若沒有賽斯，1980 年代的新時代運動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樣貌。在新時代運動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的概念便是由賽斯所提出。

依照先前 Hanegraaff 提出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分析，賽斯的觀念應該屬於“弱此世性”，即關注焦點在於一個更好的世界上。而依照 Wallis 的對世界的觀感來加以分析的話，賽斯應該介於“適應此世”與“肯定此世”的兩種態度之間，因為賽斯並未完全同意現實世界的社會秩序，但也提供方法滿足獲得一般的社會性期待，諸如物質生活或健康等。

“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這個觀點是整個研究過程中最常被受訪者提及的賽斯觀念。這個觀念的解讀方式有許多種，除了王季慶與許添盛、陳建志所的解讀之外，還可以解讀成純粹內在的心理反應，也就是不管外界對自己做了什麼事，但是對於承受事件的人來說，還是他們自己的認知決定了那是一個怎麼樣的“現實”；或是認為創造實相的自我，是一個階層性的架構，細胞也有自己的信念、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信念，各有各層次的實相 (陳家倫 2002: 175-176)。然而在本研究中，大多數提及賽斯書的受訪者接受的還是按照新時代協會的解讀版本。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所提出的受到賽斯影響的觀念，主要以強調“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的實相觀、非二元對立的宇宙或身心整體論、重視內心、自由的感覺為主。這四種觀念，後兩者都有受到前兩者的影響，“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可以推演出覺得命運操在自己手上而非他人或環境的感覺，故而能夠使人覺得自己很自由。而重視內心的態度，則與身心整體論或是“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都有連帶關係。

相對於被受訪者重視的部份，比較有趣的地方是，賽斯雖然提供了一些開發超心靈能力的方法，但是在本研究中，似乎沒有受訪者很重視這一點。

## 第二節 與神對話系列

### 簡介

《與神對話》以及其後續系列作者 Neale Donald Walsch，就其自己在書中所提及的說法，是在一個很不快樂的狀態中，透過寫信質問神他的人生為何事事不順，為何親密關係不快樂、金錢永遠不夠，以及“我到底做過些什麼事，活該要有如此

不斷掙扎的一生？”（Walsch 1998a: 5-6），而結果他彷彿被某種力量引導著，而寫下了“你是真的想要這所有問題的答案呢？還是只是在發洩？”（同上: 5-6）。就 Neale Donald Walsch 而言，接下來的紙上對話，便是他自己，以及神透過他的手所創造出來的一場對話。整個《與神對話》的三本書便都是以對話體方式寫作出來的。在寫作風格上，作者自己的部份多半語氣帶著困惑甚至常帶有一點憤世嫉俗，也常對“神”的講法舉例來提出質疑。而“神”則多半顯得幽默，但一針見血式的說話方式也很常見，而且非常愛使用利用英語字根的雙關語，例如人是神聖整體的一部份（member），但是人的靈魂為了能夠經驗這個世界而刻意遺忘這點，而重新與神—神聖的整體合一被稱為憶起（re-member）。Neale Donald Walsch 似乎過去便是個新時代運動的參與者，這可從他對於新時代式的言語嘲諷<sup>1</sup>，以及對於自己過往二十年來（從成書年代倒推回去正好是 1970 年代）靈性與世俗生活衝突的抱怨（Walsch 1998a: 181）中稍微看出，他還自述曾經讀過《奇蹟課程》（Walsch 1998a: 143）。《與神對話》在台灣的新時代書集中算是非常暢銷，截至目前為止至少印了三十三刷。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與神對話》系列的大多數觀點可是說是從其對現實世界的基礎觀點，也就是其宇宙觀延伸出來的。在《與神對話》系列的觀點裡，我們目所可及的這個經驗世界，是神為了能夠去經驗其自身所蘊含的萬千可能性而創造出來的。在原初，只有那一切萬有（All that is）存在，而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Walsch 1998a: 38）。所以一切萬有等於不存在，因為沒有其他客體，也就無從認識起，包括其自身。這個一切萬有僅能從觀念上明白其莊嚴華麗或神聖，但卻無法經驗之，因為“莊嚴華麗”或“神聖”，也僅是相對的說法。唯有當“他不是”的東西顯現出來，他才可能明白他是什麼，當“他不是的什麼”缺席時，“他是的什麼”是不存在的（Walsch 1998a: 39）。所以為了要在相對的領域裡經驗這些其所包含的各種質性，這個一切萬有將自己分開，分裂出二元對立（在這的東西、在那的東西）以及支持這種相對性存在的東西（為了能使“這兒”和“那兒”存在而必須存在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從一切萬有的合一狀態，變成具有相對性的宇宙，在《與神對話》系列當中，被用來對應大霹靂理論與宇宙的創生（Walsch 1998a: 42）。所以便有了時間，有了愛與恐懼，以及其他所有的二元對立。

而在這樣的一個創造過程中，整體也分裂為比整體小的個體，也就是靈魂，這樣的創造過程是為了要讓神，一切萬有，能夠在經驗上認識自己：“我分割我的神聖目的，就是要創造足夠的我的部份，以使我能在經驗上認識我自己，為使創造者在經驗上認識他自己為創造者，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去創造。”（Walsch 198a: 43）。

所以以《與神對話》的觀點，每個人都是神的一部份，各自彰顯出神的不同面向，而在靈魂從一切萬有中分出去的時刻，靈魂放棄了對自身的記憶，以便能夠去

---

<sup>1</sup> Walsch, Neale Donald, 1998a, 《與神對話》（王季慶譯），台北，方智出版社，p.125，這個嘲諷是針對新時代中“你的思想創造你的實相”的觀念而出。

經驗，而不是只是知道自己為神的一個部份。所以人的遭遇，是為了要讓人能夠在那個過程中，體驗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以及決定自己想要當什麼樣子的人

(Walsch 1998a: 55-58)。

《與神對話》的宇宙觀，基本上是認為整個宇宙都是神，而被人類感官所感覺到的物質世界，是神為了要在經驗上體驗自己所分化出來的一個宇宙，它是真實的一個面向，卻不是最終極的。這種觀念接近於一元論 (Monism)，即萬物實則皆為一體，個體之間的隔離僅是表象。相對於《奇蹟課程》，《與神對話》認為這個分化的宇宙是有意義的，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類來說，重點也不是在於試圖擺脫這個分化的宇宙，而是在這個分化的宇宙當中彰顯出神聖意義來。

以這樣的一個宇宙觀為基礎，道德誠命便是人類集體的事情，而不是神的律命，人類必須自己決定、選擇、發現什麼樣的行為才是神聖，因為人是被分出來去做自由選擇的，而在這樣的過程中，神也就體驗到自己神聖的面向，因為人是神的部份，人類若能成功彰顯某些高貴性質，便是使得神能夠體驗到自己高貴的性質。因此傳統的道德觀念，從一個社會外加的概念，變成一個人主動彰顯的自我概念。從“你不可偷盜”變成“我不是一個會偷盜的人”。而其他社會生活的許多層面，包括人際關係、親密關係也都是如此。《與神對話》的神強調創造（包括人的創造），而非服從。而在性和金錢這兩個常在傳統宗教中被批判或壓抑的事物，《與神對話》中的神則在“在這兩件事中怎樣才是好的”這樣的一個問題當中試圖不做審判，只是要求人自己去看自己的行為的後果是如何。例如人們把金錢視為骯髒的結果，就是經常讓大家都覺得很崇高的職業得到很低的報償。“所以你們的老師薪水微薄，而你們的脫衣舞孃收入甚豐” (Walsch 1998a: 263-265)。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在所有的受訪者當中，有 12 名受訪者接觸過《與神對話》系列，F65 在經過一連串讓她覺得有所不能滿足的宗教追尋之後，經過他人的介紹，看了《與神對話》一書，一看便讓她非常感動，覺得喜悅，在閱讀書籍，接受新時代運動的觀念之後，現在覺得自己只要打坐、看書，就可以了，並不需要去參加宗教，也能得到心靈的平安，《與神對話》的觀念讓她感到自由。

F65 在接觸到《與神對話》之後，覺得找到了以前向外尋求宗教時所找不到的心靈平安，並且覺得自己也能為社會做一點事，改變了人際互動的方式，以及看待事情的方式。M81 看了《與神對話》，但除了提到接觸到許多體系之後共同的感覺到喜悅、不必外求老師之外並沒有特別的影響。

M81 有提到了解到儀規背後的道理之後就不一定要照著傳統儀規來走，這個觀念應該也是受到多重思想體系的影響而產生的，也與他本來不喜歡國術老師的權威感相關。

F69 受到《與神對話》系列的影響相當大，F69 受到《與神對話》的影響，對於善惡的看法，不再採取一個單純的“好人---壞人”的對立觀點，而會開始去思考人做某些被社會稱為惡的事情的原因。在這個議題上，F69 同時也受到賽斯書系列的影響。F69 目前會以《與神對話》作為其對於“神”這個觀念的看法，並因此和信仰基督教的朋友意見相左。

F76a 同時欣賞賽斯系列與《與神對話》系列，並且接受了《與神對話》的講法，認為這個世界之所以混亂，是為了要利用二元對立來讓靈魂能夠證明自己。

M70 提及《與神對話》的婚姻觀，認為關係的品質要重於關係維持的時間長短 (Walsch 1995: 221)。

M76 在離開攝理教會後，一直在尋求神的回應，希望能夠解答他到底能不能夠和女性交往，而看到《與神對話》後，覺得終於獲得了肯定的回答，他可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而不用擔心會受到懲罰。

F76b 有看過《與神對話》，但是直接觀念上的影響並不多，大多是一種感覺，或是新時代運動總的影響，比較明確可循的是對性的態度由將之當作一種黑暗面來處理，變成比較能夠接受。而 F76b 所閱讀過的對性抱持正面態度的思想體系包含了《與神對話》。

F77 最偏重的思想體系是賽斯書系列，不過她覺得《與神對話》觀念與之相近。只是文字比較簡單。

EF69 接受《與神對話》的觀念，對於他人的行為會試圖避免去進行批判定罪的心理，並且相信他人的行為是為了要讓自己更了解自己，不把年齡與老化或生病劃上等號，相信世界是一體的，相信傷害別人最後自己也會受苦。而 EF69 對宗教的觀念也和《與神對話》系列的觀點幾乎一樣，認為每個人都是神之表現，真正的神不會給人定罪。

EM79 主要遵循的思想體系是清海無上師以及《與神對話》系列，認為愛是推動世界的原動力，神就是愛。以及認為即使是一般人所謂的“黑暗面”也只不過是另類的正面追求。這些觀念都與《與神對話》相近。

EM81 接觸《與神對話》系列之後，接受其觀念認為這個社會的缺點有其用意，他也學會利用這一點來幫助自己活的更好。此外 EM81 也認為“愛是一切”。不過 EM81 對於性的觀點，“不需要性，性也就充滿我的生命”則應該不是來自《與神對話》。EM81 對於宗教的看法，認為要相信自己最高的思惟與感受，也是類似於《與神對話》的自我靈性觀。

## 討論

《與神對話》系列經常被拿來與賽斯書系列並列看待，相當多的受訪者表示這兩者的觀念很像，同時也有很多受訪者在談論對於宇宙觀或是其他特定議題的觀點時，會將兩者的例子、觀念或辭彙交互使用。

《與神對話》系列在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中與賽斯同樣屬於“弱此世性”，在 Wallis 的對世界的觀感中也同樣屬於“適應此世”與“肯定此世”之間。《與神對話》系列與賽斯書系列，兩者在觀念上確實很相接近，兩者的主要差距主要在於寫作與文字風格上，《與神對話》的作者確實是“與神對話”，他經常插嘴，提出各種問題，而神也確實會回應，雖然有時會把主題引導到另一個觀點上去，相較於賽斯書系列，《與神對話》在版面上相當常見短段落，賽斯書系列則因為採取接近宣講的方式，而使得段落很長。此外在文字的風格上也不同，賽斯比較喜歡使用專有名詞，《與神對話》則很少使用到艱深的辭彙。

在此處受訪者所展現出來的《與神對話》影響到的觀念與行動，主要是：一、對社會事件意義的新觀點。二、內在的權威。三、對性與的正面與開放態度。四、神不會給人定罪。五、“愛是一切”或“神就是愛”。六、關係的品質重於時間長短。七、高齡不等於老化或生病。

在以上的議題中，《與神對話》與賽斯的意見基本上是一樣的，只不過在此處由於大多數受訪者在討論人的境遇或是實相的觀念時，多半使用賽斯的“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而少用《與神對話》的相似觀念“思—言—行”（Walsch 1998: 119），而反過來在個別單一的議題上，例如社會的善惡問題等等，使用了《與神對話》的辭彙，由於兩者觀念相近，這種辭彙互用的情況相當難以辨明是某種特殊的心理上的分工，或是單純的巧合，欲了解此情形，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才能解答。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本研究中有 5 名受訪者不是透過中華新時代協會的電子郵件名單來取得聯繫的，這 5 名受訪者中，就只有 1 名有讀過《與神對話》系列。換言之其餘 13 名受訪者中，只有 2 名沒讀過《與神對話》，和中華新時代協會的聯繫與閱讀《與神對話》似乎有正相關的關係。

### 第三節 奧修

#### 簡介

奧修（Osho）原名巴關·席瑞·羅杰尼希（Bhagwan Shree Rajeneesh），1931 年出生於印度中部，父母為耆那教徒。在印度的大學求學過程中攻讀哲學，之後並曾旅行印度各地演講與挑戰正統的宗教權威領袖。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在 1953 年“成道”。

在 1970 年代，有一些來自歐美的潛能運動治療師，開始接受羅杰尼希的點化，羅杰尼希的影響力逐漸擴展出去。並在印度的普那建立社區。而後社區逐漸興盛，有各式各樣的課程、治療團體在當地發展，漸次變為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到了 1981 年，其親近的組織管理者席拉（Sheela）在美國奧瑞岡建立“羅杰尼希普南”社區，準備將重心放在美國。但是由於羅杰尼希的教誨與美國當地的基督教文化有許多不同之處，席拉用高壓手段控制社區，羅杰尼希卻又不發一語全讓她代言，於是和周邊社區發生衝突，到了最後甚至發生雙方的激進份子展開軍備競賽，最後席拉捲款潛逃，羅杰尼希終於出面，並被指控許多罪名，1985 年被迫離開美國。經過兩年流亡各地皆無法獲得居留，羅杰尼希發表許多更激進的言論，對美國政府、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多所批評，最後在 1987 年回到印度並改名為奧修，兩年後印度的普那社區雖恢復舊觀，但是自從到了美國之後奧修的身體狀況便一直不好，他還宣稱美國政府對他下毒，回到印度後還是繼續惡化，最後於 1989 年過世。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奧修之所以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會產生衝突，可能跟他宣揚的教義有關，他最容易吸引一般人目光的教義在於他對於性以及金錢的態度。奧修對於性的態度非常開放，認為性能量透過一種稱為譚崔（tantric）的瑜珈技巧能夠成為靈性提升的幫助；認為婚姻是壓抑人的本性的制度。他還認為金錢是對於修行有利的，貧窮的人往往並沒有因此而更能在修行上有所成就，也未必有什麼美德。但是他也反對佔有欲，不論是對性或是金錢，都反對佔有，所以也提倡烏托邦式的社區共產主義。這些種種觀念，都與許多宗教傳統的教誨大相逕庭，使得奧修的觀念顯得非常突出。

此外奧修開發出多種的靜心技巧（meditation technique，但奧修的靜心技巧並不一定是靜坐冥想。）（Osho 1991: 7），目的是為了讓人能夠脫離頭腦的掌控，達到一種無心（no-mind）的狀態（Osho 1991: 15）。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在所有的受訪者當中，有 12 名受訪者接觸過奧修的書，其中 F73b 和 F77 都只看過一本。M81 也表示只看了一點點。不過 M81 對於宗教應該要去改變人底層的內在動力，而不是只靠外在的道德儀規，則接近於奧修對宗教的觀念。EF70 與 EM79 也有讀過奧修的書，EF70 還去過奧修社區，不過兩人都沒有提到什麼奧修的特別影響。

F69 有看一些奧修的書，她對於傳統宗教脫離創始年代的心靈感受，變成了為了政治與經濟的目的而存在的教條，感覺到不真實的這種態度，與奧修有點接近。

F76a 覺得奧修的特色是很舒服，但是比較注重身體能量，對頭腦抱持著否定的態度，要人去感受。F76a 最初覺得這與賽斯的觀念有衝突，後來是以賽斯的“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的觀念來解讀奧修的觀念，相信頭腦是糟的，那就是糟的。

M70 常使用奧修的觀念來行動與解釋，M70 對於那些沒有信仰，每天只是漫無目的的生活下去的人，用奧修的話“張著眼睛睡覺”來標示他們。M70 表示奧修是比較適合他靈魂的書籍，他並且會使用奧修的“新人類”的觀念來考慮將來生育的問題。

M76 有讀過奧修系列，也記得奧修有批評過克里希那穆提，但是基於奧修自己講過“不要把我的話變成一種框架”，所以對於這個衝突保持著一種開放的角度，並不覺得非要相信其中某一人。M76 沒有提及奧修對性的開放態度對他渴求男女關係的影響。

F76b 透過閱讀奧修的書籍，對於生命的平衡這樣的觀念有了新的看法，了解到動態也有可能達到平衡。奧修對性的開放態度，在 F76b 身上體現為對性的看法較為正面，比較能接受。

F71 雖然有讀過奧修的書，對奧修對性的開放態度有所知悉，不過她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偏向於保守，而且她認為社會風氣對個人的影響其實比思想體系對人的影響還要來得大。

F70 因為要前往奧修社區而成為奧修門徒，奧修對她的影響相當大，在心態上變得比較柔和，在日常生活上也變得不太看報紙跟電視，並且目前都只看奧修的書。F70 有很多原有的觀念與奧修很相合，在婚姻上、金錢上和男女關係上都是如此。

但是 F70 基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對奧修用違反陰陽原則的理由反對同性戀表示不能接受。不過 F70 倒是表示自己對性的觀念還滿保守的。

## 討論

依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奧修應該屬於試圖創造美好此世的“弱此世性”範圍內。而在 Wallis 的新興宗教分類裡，奧修大致是介於“拒斥此世”與“適應此世”之間，因為奧修重視的是個人內在的心靈成長，但是卻反對現有的社會秩序、社會化過程，也試圖建立獨立的社區，這點非常接近“拒斥此世”的新興宗教，然而奧修並不反對門徒投入世俗的生活，甚至可說相當鼓勵，但是這是為了門徒的心靈成長之需要而非本身即其目的，奧修並不打算幫助門徒認同現有的社會秩序中，所以在這一點上應該屬於“適應此世”而非“肯定此世”。

而在宇宙論方面，奧修也是一元論的（張芝怡 2001: 52）。

奧修對於性的開放觀點，雖然對於受訪者來說可以理解，但是大多數人仍然表示自己在性活動上並未因此而變得較為活躍。顯示出奧修激進的觀念，在讀者或門徒的生活落實上仍然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由於奧修強調自己的教誨不應該被綁死變成教條，這也給予門徒或追隨者很大的詮釋空間。而奧修對於身體的態度，則大多數人能夠理解，採取一個不以心智壓制身體，接受自己的身體的觀念。

而奧修對於誠律的開放態度，則被廣泛接受，例如 F70 就算成為門徒，也還是會覺得將來可能會離開，並不會覺得這就是最後的信仰。或是 M76 覺得不同思想體系之間的差異可以保持存而不論的態度。

## 第四節 克里希那穆提

### 簡介

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地位與被認為是新時代運動前身的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歐美流行的靈學（spiritualism）、神祕學等相關風潮有關，因為他是被神智學會（Theosophy Society）所提拔出來的人物。神智學會是一個同時結合了各種宗教傳統與秘術的團體，並自許帶有研究的氣質。“神智學—Theosophy”這個字是由“Theo-”跟“-sophy”，“神”與“智慧”這兩個字根所構成，其創立的宗旨為“收集並散佈關於支配宇宙的定律的知識”，到了 1896 年，其宗旨變為“1. 超越種族、信條、性別、階級或膚色的界限，形成人類普世性的手足關係的核心。2. 鼓勵比較宗教、哲學與科學的研究。3. 研究調查尚未被解釋的自然法則以及人類潛在的能力。”<sup>2</sup>（Sutcliffe & Bowman 編 2000: 39），以宗旨來說，可說是試圖結

---

<sup>2</sup> 原文為“1.To form a nucleus of the Universal Brotherhood of Humanity, without distinction of race, creed, sex caste or color. 2. to encourage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3. to investigate unexplained laws of nature and the powers latent in man.”

合各種管道，來獲得宇宙普遍性的真理，並成為某種“世界大同”的核心。然而在實踐上，神智學會最為後人所注意的，卻是其指導靈信仰、強調靈性的階層組織、能量光體的概念。

克里希那穆提出生於 1895 年，其父親也是神智學會的會員，退休後帶著他以及其他三個孩子都住到神智學會的國際總部所在地阿迪亞爾（Adyar）。克里希那穆提和其弟弟在 1909 年被神智學會的高級導師賴必特（Leadbeater）發現，不久神智學會國際主席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便說服克的父親將兩個孩子的監護權交給她，準備訓練克成為彌勒尊者（Maitreya）的第三個容器。<sup>3</sup>

經過十幾年之後，克里希那穆提對於神智學會的會員來說，越來越像是“世界導師”，彌勒尊者的容器，他們並要求他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到達了神智學修行次第的哪個階段、依照耶穌的往例選出十二個門徒，神智學會並且成立了一個名為“世界明星社”的組織，要為世界導師的到來做準備。在這個過程中，克里希那穆提遭逢其弟死亡之痛，但是他的指導靈曾經保證他的弟弟不會那麼快死亡，克里希那穆提經此之後有了劇烈改變，並被認為化身已經成功。但是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越來越不認可神智學會及其觀念的必要性，最後在 1929 年克里希那穆提正式解散世界明星社，拒絕追隨者，表示真理是無法透過任何途徑、宗教或靈性組織而接近的。並在同年退出神智學會，拒絕了神智學會對他的期待。此後克里希那穆提居住在美國加州與印度兩地，並與許多名人如赫胥黎、李小龍、達賴喇嘛、尼赫魯等進行過對話討論（Krishnamurti 2000: 26-27），最後 1986 年去世。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克里希那穆提關心的，主要是人心的自由不受束縛而能夠覺察，他的方法則主要是透過對話，透過對話，打破個人想法中隱而不顯的預設與矛盾而達到覺察。

克里希那穆提的宇宙觀並不是其觀念的重點，陳家倫在其論文中提及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被評為接近佛教中觀的傳統（陳家倫 2002: 168）。克里希那穆提比較強調不要有“分別心”，把重點放在當下與覺察，試圖進入一種心理的空性境界。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在所有受訪者中，共有 9 人表示曾經接觸過克里希那穆提的書籍和思想。F76a 表示，克里希那穆提的書太過沈重，比較難看下去。M70、F76b、F77、F70、EM79 都表示自己看過克里希那穆提的書，但都沒提到有受到什麼影響。F70 是把克氏的書與賽斯書、唐望故事一樣當作一種知識來看。

M76 有發覺到奧修對於克氏的批評，但他覺得這件事情不一定要只相信某一方。

---

<sup>3</sup> Krishnamurti, Jiddu, 2000, 《全然的自由---克里希那穆提要義》（廖世德譯），台北，先驗文化，p.17-18，按照神智學會的說法，彌勒尊者前兩次化為肉身分別是印度教的克里希那（Krishna）跟基督教的耶穌。

F73a 覺得跟其他新時代運動的思想體系比較起來，賽斯和克氏是比較偏重理性的。F73a 注重的自我覺察，也與克氏的觀念相接近。

M74 也看過克里希那穆提的書，克氏反對指導靈信仰，但是 M74 對指導靈的看法可能並不是受到克里希那穆提的影響，而是從能量的觀點來考量的。

EF70 在所有的新時代運動思想體系中最喜歡克里希那穆提，並使用“老克”這樣的暱稱來稱呼他。

## 討論

按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加以分析，克里希那穆提應該屬於“弱此世性”的觀點，原因是克里希那穆提關心的重點是全人類的意識自由，人類整體的新境界，對於許多社會議題也相當的關注（Krishnamurti 2000: 110）。而以 Wallis 的新興宗教分類方式來看，克里希那穆提應該屬於“適應此世”的態度，因為克氏對現代社會秩序雖然有很多不滿意之處，但是他認為離群索居並不是適當的修行方式，也不認為另建一個宗教性的社區或獨立的社會能夠改變問題，克里希那穆提關心的是個人的人心是否能夠覺察，認為不改變這個則成立組織或改變社會制度結果都是一樣的失敗。

整個研究中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看過克里希那穆提的書，卻沒有幾個人講出受到影響之處。原因可能是因為克氏的討論方式，比較缺少某種容易記憶的重點觀念，也很少講出什麼“經典名句”，可以用在某種行為的準則上。在論述風格上，雖然在閱讀的瞬間常可感覺到克里希那穆提剝除心中預設觀念的能力，但是一旦讀完之後，卻很難記得有什麼重點。這可能是在訪問過程中少有受訪者能舉克里希那穆提為例的原因。

## 第五節 光的課程

### 簡介

“光的課程”是一套有明確能量修行次第的心靈成長課程，同時也是一套通靈著作，課程的內容是由指導靈傳授給通靈者的。通靈者名叫安東尼·莫珍

（Antoinette Moltzan），透過她而傳達訊息的，則是一群自稱為隸屬默基瑟德天使聖團（Order of Melchizedek<sup>4</sup>）的淨光兄弟們（Great White Brotherhood）的靈體。<sup>5</sup>

“淨光兄弟們”這個高靈團體的名號，也曾在神智學會（請參見第四節）的通靈體系出現，台灣早期新時代運動引進者王季慶可能因此認為《光的課程》是屬於神智學的系統（王季慶 1997: 87）。

---

<sup>4</sup> 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麥基洗德”。

<sup>5</sup> 然而依照 Melton 等人的《New Age Almanac》，“默基瑟德天使聖團”這個名號並未出現在神智學會的體系當中，而“淨光兄弟們”的成員的名字也與神智學會版的不一樣。（Melton 等 1991: 32-35、328-329；Moltzan 2003: 作者序 ix）

“光的課程”從 1977 年開始傳播，是一套冥想課程，目的是為了要讓人類達到自我發現以及個人的轉化。陳家倫表示，“光的課程”是台灣新時代運動中最具有獨特性的靈修體系，是台灣新時代運動圈中最普及的靈修方式，還是全世界實踐“光的課程”最興盛的地方（陳家倫 2002: 108）。實際登入“光的課程”的網站<sup>6</sup>，也可看到與中文版專屬的連結，還有跟翻譯者杜恆芬在香港活動的介紹。中文版很可能是除了英文原文之外唯一的翻譯版本，因為網站上面並沒有對其他語言版本或翻譯者的任何介紹，網路訂購的連結上也只能找到英文版跟中文版而已。“光的課程”的相關書籍已經譯為中文版的目前有《光的課程》、《向光打開》以及進階的《行星課程》，全部都由光的課程資訊中心出版。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光的課程”使用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公式（ $E=MC^2$ ），來表示光在頻率降到一定程度時候便會形成物質的觀念，換言之，人體也都是光（Moltzan 2003: 作者序 ix）。指導靈們的目的是透過教導宇宙法則來引導學生進入更擴展的自我覺知中。修行的方式是在冥想狀態下去想像某些特定顏色的色光，以啟動身體能量的中心點以及脈輪，以及接收指導靈的訊息。“光的課程”將人分為十二個不同的體系，在基礎課程層級，有身體、情緒感受體、理性體、乙太星光體、靈魂體。

“光的課程”在人體上的觀念，除了使用印度宗教的七個脈輪的觀念之外，還有另外五個光的中心點，總共是十二個色光的中心點，等於是十二個脈輪（Moltzan 2003: 142）。

“光的課程”對於宇宙觀的討論散見在不同的冥想課程中，同時使用了相當多基督教的一些辭彙，但也包含佛教的辭彙（Moltzan 2003: 446）以及亞特蘭提斯的傳說（Moltzan 2003: 314-315）。整個“光的課程”的體系把重點放在人如何能夠提升自己的震動頻率（目的可能是為了能夠成為如同指導靈上師一般的光體），其宇宙觀大體上是融合基督教、佛教與印度教，以及各宗教間的秘術傳統，構成一個具有階層性的靈性宇宙。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F73a、M81、F71、EF70 與 M74 表示曾經接觸過光的課程，EF70 雖然有接觸，但是似乎沒有明顯的影響。F73a 和 M81 都把光的課程視為比較偏好的思想體系，F73a 是經過長期的在各個體系中嘗試之後，漸漸發覺到這種挑選所反應出來的自己背後的心態，才漸漸比較固定在車莎這位老師所帶領的光的課程。M81 則是因為覺得自己不太用文字，而比較偏好冥想而產生對光的課程的偏好。

F73a 覺得自己在光的課程中的影響，主要是對自我的覺察，學會比較落實在生活中的實際修為，面對自己，每天打坐，但是這個影響也要歸功於她的老師車莎對她一些觀念的啟蒙。現在她也不太會用“新時代”這個詞了。

---

<sup>6</sup> <http://www.courseinlight.net/>

M81 表示以前曾經會因為別人的能量不好而去排斥別人，後來受光的課程的老師的影響才比較願意接觸人群。而 M81 之所以接觸光的課程和新時代運動，是因為他在他自己原本的靈性學領域覺得需要更進一步，才開始尋找資料，所以可以說，原本 M81 所學的靈性學，和新時代運動，是兩個有交集的各自獨立領域，因為 M81 在想把光的課程中學到的東西推廣回中醫社時，就遭遇到了一些拒絕。而 M81 除了受光的課程老師的影響，改變對人的態度之外，還有就是原本他想學的靈性學的技術和新種的脈輪的觀點。

F71 雖然表示過她學過光的課程，但是她對音樂能量場的觀念、脈輪的觀念也可能來自奧修或是她自己參與的靈性彩油（aurasoma）工作坊學到的觀念。F71 對於脈輪的觀念是七個脈輪，所以從 F71 對顏色與脈輪的討論來看，她偏重的可能不是光的課程的系統。

M74 在和新時代社團有來往之時，光的課程、歐林這類通靈與光體開發的課程便是該社團的主要偏重方向，不過 M74 目前已經全部都是照目前的師父的功法在修行，對於這段過去，M74 雖然表示對他影響很大，然而這個影響卻不是在他目前的宇宙論當中，而是一個過往探索的歷程。M74 透過自己學習師父的靈修方法，驗證出這些指導靈的背後還有更高級的魔在利用他們，並且把這個宇宙觀替代掉了光的課程或是其他通靈作品的宇宙觀。換言之，M74 把這些通靈作品的宇宙觀相對化為自己目前靈性研究修持的一個發現。與此同時，M74 也透過師父的認可，發展出認為能量必須靠自力開發，不能靠外靈來開發，否則會被利用的觀念。

## 討論

F73a 在光的課程中受到老師的影響而開始面對實際生活中的種種事物，不再過度尋求通靈、算命的指引，而變得比較關照自己的內心，M81 則是學到了更多靈性學的知識，以及受到老師影響變得比較願意接觸別人。光的課程對於接觸者的影響，除了其靈性體系之外，教師對於參與者在過程中會接受、產生哪些觀念似乎影響頗大，這也符合 F73a 講的光的課程不同的老師的上法差異頗大的情形。

《光的課程》這本書的寫作方式與本章所提及的各種系統的著作有相當大的不同，本章其他的著作，不論是宣講、對話或類似小說的形式，都可感覺到一定程度的試圖透過話語表達某些觀念的企圖，然而《光的課程》文字在單純的閱讀時顯得頗為重複，可能是因為其內容為冥想課程的緣故。

依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加以分類，“光的課程”大約是“弱此世性”，而依照 Wallis 的新興宗教對社會的態度來分析，“光的課程”比較偏向“適應此世”的觀點，因為“光的課程”關注的焦點同樣也是對於個人靈性的提升要大於對社會秩序的態度，而且希望透過靈性的提升來影響整體人類。

## 第六節 聖境預言書系列

### 簡介

《聖境預言書》（The Celestine Prophecy）是 1993 年由詹姆士·雷德非（James Redfield）所著的暢銷小說，並在 1995 年由遠流出版社翻譯成中文版在台發行，這本小說同時也是遠流出版社的“新心靈叢書”書系的第一本書。這本書不論在原發行地美國或是在台灣都非常暢銷，在台灣至少印了二十七刷。

《聖境預言書》的故事是從祕魯山區發現了一部公元前六百年的阿拉姆語（亞蘭文，Aramaic）手稿，內容預言二十世紀末的世界，人類集體將會有巨大的心靈改變，這份手稿因此被祕魯當地的樞機主教向政府施壓，極力打壓手稿的內容和複製本。而主角是個曾經有過精神生活追求的美國人，他從一個到祕魯從事研究的女性朋友得知這部手稿的存在，於是一頭栽入祕魯的手稿保存爭奪戰當中，隨著他的冒險歷程，他一部份一部份的得知手稿的內容，也試圖化解這場爭奪糾紛。

在《聖境預言書》的故事裡，主角最後並沒有解決整個問題，手稿被分為十個覺悟（insight），而他最後只看到第九個，其他在祕魯認識的同伴被捕之後，他被遣送出境，回到美國。於是接下來作者又推出了續篇《靈界大覺悟》（The Tenth Insight），又針對第十個覺悟展開第二段的冒險，其後詹姆士·雷德非還推出了兩本書，《聖境新世界》（The Celestine Vision），不再以故事方式闡述觀念，而是直接描述觀念，《聖境香格里拉》，則是接續前段的故事。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聖境預言書》系列中所提的“覺悟”，便是系列中的所講述的觀念重心，以下是第一部《聖境預言書》的九個覺悟的概略介紹：

1. 注重和覺察機緣，以經驗作為證據。
2. 把視野放大到整個歷史角度，以“比較長的現在”來看歷史和目前的處境。
3. 這個世界的事物之間，有神祕的“能量”在交流
4. 人類的權力爭奪實則是為了爭奪彼此的能量。
5. 這個能量其實可以對天地萬物的愛中共鳴、補充，感覺與萬物融合在一起的高峰經驗便是此種能量充滿的感覺。
6. 但是因為人從兒時習於透過脅迫、審問、冷漠、乞憐四種手段控制其他人類來獲取能量，所以沒有辦法和宇宙能源持續保持連結，要解決這問題必須要透過對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加以清理，才能擺脫自己的惡習。
7. 當一個人停止演出這種“控制戲”，內心充滿能量時，高層次的自我的思考方式就會開始產生，以直覺或靈感的形式出現。
8. 人和人之間的相處方式應該要在能量上自行完滿，而避免從自己的親人、親密關係中去依賴對方，造成控制，在各種因緣上，都有方法互相幫助對方更加進化。
9. 當人類刻意的進化自身，人類的文化就會開始轉變。

扣除前兩個覺悟，《聖境預言書》的重點便在於其能量觀，是一種透過能量來解釋各種事件的世界觀，在《聖境預言書》裡，不管是人類對動植物的關愛，或世人與人之間的言語溝通，在在都是“能量”的互動。在續篇《靈界大覺悟》中，則探討靈界的概念以及“出生憧憬”的觀念，意指每個人來到此世，都有一個原本預期想要達到的目標。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有看過《聖境預言書》的受訪者有 F69、F76a、M70、M76、M74 這五位，F69 在閱讀《聖境預言書》時並不知道“新時代”這個類別的存在，只是覺得這是和傳統宗教觀念不太一樣的東西。F69 直到後來讀了《與神對話》之後才知道有“新時代”這個領域存在，而她也把《聖境預言書》歸入這個範圍內。F76a 不是很側重能量的觀念，對於新時代的能量商品的效果，認為最後還是要看信念，也就是依照賽斯的“創造實相”的理論來決定。M74 雖然表示看過《聖境預言書》，但是並未提及對此書的看法，M74 對能量的觀點的建立，新時代社團與其師父的影響都有，《聖境預言書》系列雖然有提及人與人之間的能量爭奪，以及守護靈（在續篇《靈界大覺悟》中），但是整個體系也與 M74 所談論的新時代通靈與能量開發的方式有一段落差。M70 則是很明確的以《聖境預言書》作為自己閱讀新時代運動相關書籍中的第一本，《靈界大覺悟》中所提及的“身後世”觀念，與 M70 表示的人死後前往靈界，在那裡構成靈魂社群的觀念，有所相近，不過也不完全相同。

M76 在正式開始接觸新時代運動之前曾經讀過《聖境預言書》，也沒有表示《聖境預言書》對他有什麼影響。然而他對於感情表示從新時代運動中學會包容、等待對方的成長，這個觀點則接近於《聖境預言書》第八覺悟中談到的感情處理方式，是要讓雙方各自成長，而不互相依賴，M76 所讀的《與神對話》也有類似的觀點。

## 討論

以上五人之中，除了 M70 明確地確定《聖境預言書》是他開始接觸新時代運動的源頭之外，另外還有 F69、M76 是在接觸新時代運動的早期階段，自己尚未意識到新時代書籍此一類別時開始閱讀《聖境預言書》。《聖境預言書》作為新時代書籍讀者的入門書的情形在本次研究中可說普遍。

在閱讀過《聖境預言書》的五人中，F69 與 M74 都表示自己在學生時代有一段時間喜歡看倪匡的科幻小說，科幻小說也都形塑了他們當時的宇宙觀，處理了當時他們的一些問題，F69 找到得以與母親的一貫道相抗衡的思想體系，M74 則表示科幻小說，還有金庸的武俠小說，紓解了他當時的很多疑惑。

在受訪者中無人表示自己目前所抱持的觀念或偏好的思想系統是《聖境預言書》系列，而在訪問中大部分的人也都沒有提起過《聖境預言書》的幾部續篇，只有 M74 提起了《靈界大覺悟》，但他也沒看過之後的兩本書。

依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加以分析，《聖境預言書》系列應該屬於關注於一個更美好的此世的“弱此世性”類別。而依照 Wallis 的對待社會的觀感來分類，《聖境預言書》系列應該落在“適應此世”與“肯定此世”之間。

## 第七節 歐林



## 簡介

歐林是一個高靈的名字，這個通靈體系由於版權的限制，導致目前在台灣只有少數的公開資料，本研究中對於歐林的詮釋，以方智出版社翻譯的《喜悅之道》為主。歐林的通靈者 Sanaya Roman 自從十幾歲起便有靈異經驗，二十六歲起，和朋友熱衷於透過靈應盤（Ouija）接收通靈訊息與讀賽斯書，到了 1977 年 10 月 9 日，歐林開始出現（Roman 1989: 16-17），最初是透過靈應盤，過了四年之後 Sanaya 才開始能夠承受歐林透過她的聲音來傳導。到了 1983 年起，歐林開始有著書的念頭，歐林希望能夠發展一種哲學，把一種新的群體思想形態散布在地球上。於是便完成《喜悅之道》。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在《喜悅之道》中，歐林強調要帶來人性轉化，使人活在喜悅的境界中。歐林的訊息重點在於治癒、個人轉化與內在的成長（Hanegraaff 1998: 41）。歐林也常表示它所要召喚的是那些作為老師與治癒者的人。歐林也有類似於賽斯的“你創造你的實相”的觀念，但是比較間接的（Roman 1989: 206）。整體來說，歐林的觀念內容，都與賽斯相去不遠。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在受訪者當中總共有五位受訪者表示接觸過歐林這個思想體系，由於其觀念內容與賽斯書相近，故 F73a、F76a、M70 都沒有特別提到其影響。由於歐林有光體開發的部份，本身又是通靈作品，故 M74 所談到的“魔操控著新時代的高靈”的這個現象可能包括歐林在內。EM81 曾經提到自己能用“別人無法理解的方式去完成一些事情，或使事情變得比較容易”，而歐林是他接觸的許多新時代運動思想體系的其中一種。

## 討論

按照 Heangraaff 的說法，Sanaya Roman 受到賽斯很大的影響<sup>7</sup>，而 Sanaya 也確實在《喜悅之道》中提及她閱讀賽斯書的背景（Roman 1989: 16），甚至連她通靈的歷程也跟 Jane Roberts 一樣，是先透過靈應盤再產生附身通靈的現象。雖然歐林的眾多觀點，與賽斯，甚至是後來的《與神對話》系列都相差不多，但是歐林的語言風格則又有不同。在《喜悅之道》中，歐林幾乎是整本書的著作者，除了最開頭的第一章之外，剩下的篇章全是歐林以一種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的。通靈者 Sanaya 形同消失，不像賽斯書有很多 Jane Roberts 與其丈夫，或其他參與賽斯課的人的話語記錄、乃至時間記錄混雜其中。此外歐林也較少使用專有名詞，整個行文方式非

---

<sup>7</sup> Hanegraaff, Wouter J., 1998, 《New Age 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125 註釋 37。

常單向而順暢。此外歐林在每一章之後都加上了一些人際行為或冥想的小練習，來複習重點。

依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分析，則歐林大致落在“弱此世性”的位置上，而按照 Wallis 的新興宗教分類方法，則歐林屬於“適應此世”與“肯定此世”中間的類型。

## 第八節 唐望故事系列

### 簡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卡羅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在 1959 年因為人類學課程的關係，開始熱切投入印第安人的田野研究，並在 1960 年宣稱找到一名非常精通藥草植物的老印第安人。經歷因過度投入田野而離婚、進入研究所、休學工作，卡斯塔尼達最後整理出一份草稿準備當作論文發表，但是教授卻建議他以一般性書籍出版，於是又過了兩年後，他的著作《巫士唐望的教誨》出版了。全篇對迷幻植物的使用著墨甚多，卡斯塔尼達並認為迷幻植物便是印第安巫術的核心，但是這個觀點到了他的第三本書《巫士唐望的世界》（1973）<sup>8</sup>，便完全推翻。巫術的定義變為透過訓練，達成知覺其他非尋常知覺狀態的方式，並達成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sup>9</sup>此後卡斯塔尼達又在第四本書《力量的傳奇》（1974）中遭遇唐望的離去，在第五到第七本書（1977-1984）中談論和他同樣被唐望訓練出來的巫士的來往，而後似乎又開始再一次的反芻跟隨唐望的學習過程，因為唐望再度出現在書中，然而兩人的教誨來往的時間就不再標明。他每隔幾年出一本書，直到他 1998 年過世，總計有 12 本著作。整個故事的真實性備受質疑，因為不但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唐望存在，就連卡斯塔尼達對自己過去的陳述也被發現大有問題，但他本人卻不以為意。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唐望故事當中所呈現的巫術系統架構，在整個長達三十年的出書過程中不斷地被修改，卡斯塔尼達頗常“想起”一些以前不曾記得或寫下的細節，或是對同一件事情有了新的認知，原因可能是因為整套唐望故事經常與知覺系統的統一性有關，於是在不同的知覺架構下對同一件事的描繪會不相同。依照卡斯塔尼達到了最後的幾本書所提及的架構來看（跟早期書籍會有不同，他至少改了兩次），每個人都具有能量體，而被外來的心智所餵養，給予人類空洞的關切、信仰系統、成功的夢想與失敗，外來的心智便掠食人類的能量體的“明亮意識外層”，這外層在嬰兒出生

---

<sup>8</sup> 《Journey To Ixtlan》，早期有另一版本的譯本，譯名為《新世界之旅》。

<sup>9</sup> 筆者個人認為唐望之所以強調正確的生活方式是其傳承傳統中的特別教誨，並非普遍的法則，因為唐望提過其他被困在非尋常知覺狀態的例子，他強調尋常人的知覺是一個房間，巫術的非尋常知覺也是另一個房間，他所追求的是離開整個房子。

時是完整的，但很快便會被掠食到只剩一點點，人類的意識能力也就僅剩一點，小孩能夠看到掠食者，但會因為覺得太可怕而不去思索，大人則會勸阻他們繼續這麼做。而巫士的藝術，則在於透過訓練，發現這種情況，然後透過一些能量上的紀律來阻止這種情況，最後使自己的意識獲得自由。而要達到這樣的境界，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整頓自己的人生以便調整與節省自己的能量，於是才能真正了解和發現這樣的一個能量上的現實情況，然後才有機會擺脫這種困境。

整組唐望故事大致的重點有幾個，一個是以能量、意識上來說正確的生活方式，一個是整個巫術對於知覺系統的控制與發展，一個是整個宇宙的能量真實情況，以及如何應對。整個系統以一種鬆散無系統的方式，在故事的對話中表達出來。

### 接觸者的接受情形

在研究的過程中，有 4 位受訪者提到自己曾經閱讀過唐望故事，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提到受到什麼觀念影響，或是實踐上有受其影響。F70 表示讀過唐望故事，但是只是把它當成知識來讀。F77 則是認為賽斯的思想比較是其思想和觀點的來源。

M76 讀過一些唐望故事，M76 對男女關係很渴望，但是唐望卻在性慾上是相當傾向禁慾的，這產生了一些衝突。

M70 則是用唐望的“意願”的觀念來討論一個人去上新時代運動的一些心靈成長或開發的課程會不會有效。

### 討論

依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分析，唐望對待世界的態度屬於“他世性”，唐望的宇宙觀雖然具有整體論的特質，但是是屬於“萬物皆相關連”的態度，而不是“萬物本為一體”的一元論。故而在 Hanegraaff 的他世性三種分類當中，唐望勉強算是比較接近原始解脫道佛教的看法。

而在 Wallis 的新興宗教對待社會的態度上，唐望的觀念則比較接近“適應此世”的態度，因為唐望對於社會秩序的關懷幾乎是沒有的，唐望在意的是個人的自由，或可說解脫，卡斯塔尼達雖然行蹤神祕，然而唐望對於另建社會秩序或社區也沒有興趣，而且依照唐望所提起的過往巫士的傳承，很多巫士能夠在現代社會上適應良好，而不需要活在另外一個社會中。

M76 先前對男女關係的渴望，與唐望的禁慾觀念的衝突，是因為唐望按照其傳承的教誨，認為大多數人的性能量非常有限，不應該用在生育以外的情形，而且這些人也必須要禁慾才有辦法保存多於一般人日常生活狀態的能量，才能夠有足夠的能量得以了解巫術所提供的了解世界的另一種方式。不過唐望也表示，當一個人的父母是在性高潮中受孕而生下他/她時，這些人是有足夠的性能量的，這種人不必禁慾也有足夠的能量以供巫術的理解使用，不過這種人的數量非常少（Castaneda 1996b: 61-62）。

唐望的這種態度，跟 M76 希望能夠體驗男女關係的期望是有落差的，也與 M76 因為男女關係被壓抑而脫離攝理教會後最先找到的解答---《與神對話》的對性的態度有相當大的落差，《與神對話》中的神，則是鼓勵人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包括性，《與神對話》的觀點是會讓人覺得很“爽”的事物，便是能使這個靈魂覺得自己處於“這是真正的自己”的狀態的事物（Walsch 1998b: 139-147），而通常只要看這個事物是什麼，便能知道這個靈魂真正展現的是什麼。《與神對話》系列認為人應該要依循自己的經驗，而不是宗教組織、教條，尤其不應該基於教條而壓抑自己的經驗，明明很喜歡卻又把它當作壞事。

而在這兩種態度下，M76 的解決方法，則是對兩者都有所同意，覺得“不同的人適合不同的方式”，而自己“比較適合去做一些嘗試”。M76 把唐望的觀點解釋成比較寬鬆的形式“不同的人適合不同的形式”，也就沒有提到有多少人是需要禁慾，有多少人不需要禁慾，而不是像唐望的觀點是大多數人相對於少數人的情形。換言之，M76 透過自己的解釋，來一方面對於唐望的觀點仍然保持理解和概略的認同，但另一方面也使這個觀點能和另外一個比較親近的觀點能夠維持在自己心中並存的結果，使得 M76 不必為了觀念衝突而排斥某一個思想體系。

另外一個受訪者 M70 有提到唐望的“意願”，在唐望故事裡，“意願”的定義與日常用語裡的意願不太一樣，類似於某種能夠驅動和理解超乎人類平常知覺和意識世界“nagual”的質性（Castaneda 1996b: 283-336），與“理性”相對（同樣地，唐望的“理性”的定義也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不同，我們所謂的“直覺”對唐望來說仍是在“理性”所對應的領域“tonal”內。）。

而 M70 所提到的“意願”，是在談一個人去參加新時代運動的課程會不會有效時所提到的，類似於“下定決心”的意思。在語意上來說仍然比較接近我們日常生活上的語意。然而由於翻譯者在某幾本唐望故事中，並未為前述的定義特別改變字體，而這些詞語的語意有時看來也會與日常用語無異（Castaneda 1996b: 40、110；1998c: 138），我們除了透過自己的解釋之外，並沒有辦法完全確定某次該字詞出現時是否意味著唐望巫術知識體系中的特殊定義。也有可能是這些詞語在唐望的體系中本來就是一種對於日常用語的語意的擴充，只是在本有的語意上加上額外的語意。

整體來看，不論是 M76 或是 M70，都對唐望故事的觀念或用語有一些自己的詮釋，M76 的詮釋使他不必因為一些觀念上的差異排拒唐望故事而仍然能夠保持大體上的接受態度，M70 則是把唐望故事中的詞語與觀念，透過詮釋延伸出去用以解釋不一定是唐望故事原有的情境的事件。

唐望的很多觀念都與公認是新時代運動公約數的一些基本觀念相左，例如唐望並不認為這個宇宙充滿愛，反而認為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宇宙，唐望的禁慾態度也與大多數新時代運動通常至少採取“不反對”的態度相左，這可能也使得唐望的觀念或書籍在新時代運動的圈子中屬於較不流行的觀念。

## 第九節 《奇蹟課程》

簡介

《奇蹟課程》是由海倫·舒曼（Helen Shucman）與威廉·賽佛（William Theford）兩位心理學家所共同整理出來的通靈作品，接收訊息的是海倫，海倫一

直是一位無神論者，但是卻也從小就有靈視（vision）的經驗，在 1965 年海倫聽到一個聲音告訴她“這是一個奇蹟的課程，請記錄下來”，透過威廉的安撫，海倫控制住自己的驚恐，而開始長達七年的書記工作。整個記錄過程與一般新時代通靈作品不太一樣的是整個過程中作者沒有靈魂出竅或類似附身的人格轉換過程。1975 年，兩人透過另兩位朋友將整個文件校稿完成之後，按照通靈訊息的指示，註冊版權，成立非營利基金會於 1976 年出版。

《奇蹟課程》中文版全書厚達 1196 頁，分為 626 頁的正文，483 頁的學員練習手冊，87 頁的教師指南，原文版似乎有分冊的印行方式<sup>10</sup>。《奇蹟課程》中文版全書用聖經紙印刷，且使用相當多的基督教辭彙，那個對海倫說話的內在聲音曾暗示自己是耶穌基督（Hanegraaff 1998: 38）。

### 思想體系內容大要

按照 Hanegraaff 的分析，《奇蹟課程》的內容可以說是一種基督宗教化版本的非二元論吠檀多哲學。依照 Hanegraaff 的講法，《奇蹟課程》對於人舉目所及的世界的看法是：世界是一個幻象，人因為對自己是什麼有諸多誤解，以致於讓小我造作出諸多痛苦，所以人唯有覺醒才能脫離這個夢境，和上主重新結合，而後這個世界就會停止存在（Hanegraaff 1998: 115）。這種對現世生活的否定使得《奇蹟課程》在新時代運動的各種思想系統中顯得是個異數。Hanegraaff 分析指出大多數的新時代書籍就算認為終極來說目前被人所認知的這種感官世界是一個幻象，但會把此世當做是一個“有意義的幻象”，但是《奇蹟課程》卻不如此。《奇蹟課程》最後追求的，就是結束所有的幻象而回歸上主。也就因此，《奇蹟課程》的中文版譯者若水在譯者序和導讀書籍中都重複提到《奇蹟課程》與新時代書籍的差異（若水 2002: 25、46、463）。<sup>11</sup>

《奇蹟課程》的宇宙論與賽斯的宇宙觀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奇蹟課程》中的“上主”按照 Hanegraaff 的解釋是一個“自足的絕對”，而賽斯的宇宙觀則是世界萬事萬物共同在一個意識世界以外的領域中創造出這個經驗世界的現實，故而是一個“創造之源”、一個“一切萬有”（Hanegraaff 1998: 126）。

### 參與者的接受情形

在所有的受訪者中，M81、M76、F71 與 EF70 表示看過《奇蹟課程》或上過《奇蹟課程》的課程。對 M81 來說，上過《奇蹟課程》之後讓他體認到他自己和他所排斥的人其實都是一體，都是這世界的一部份，並且在接觸許多新時代思想體系之後，讓他覺得可以不必外求老師，自己慢慢成長，感到很喜悅。M81 主要從《奇蹟課程》中擷取的觀念是“自己與自己所排斥的人其實是一體”以及和其他思想體系混合之後所產生的“自己可以不必外求老師”，這兩點在《奇蹟課程》中都

---

<sup>10</sup>若水，2002，《點亮生命的奇蹟 奇蹟課程導讀》，台北，奇蹟資訊中心，p.297，下方照片。

<sup>11</sup>或見《奇蹟課程》中文版附冊譯者序 p.1

有提及，《奇蹟課程》使用類似心理學的“投射”觀念，來解釋人失去了正見之後，以為個體是分離的，透過投射壞形象到他人身上來減輕自己覺得自己不完滿的感覺（若水 2002: 47、269）。然而，就如前所述，M81 也未提及《奇蹟課程》的他世性。

M76 曾經上過《奇蹟課程》譯者若水的課程。M76 記得奧修與克里希那穆提之間的一些差異，也記得奧修、《與神對話》跟唐望故事之間的差異，但是對於《奇蹟課程》與《與神對話》、賽斯之間的差異就沒有什麼印象。

F71 雖然表示上過奇蹟課程，但是她覺得不同體系間都是相輔相成，都是叫人往內看，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EF70 表示新時代的思想彼此之間就有很多衝突了，但是她並未針對此點多做發揮。也不確定她所提的，是否包含《奇蹟課程》的狀況。

## 討論

依照 Hanegraaff 的“他世性---此世性”光譜來加以分析，《奇蹟課程》屬於“他世性”中，具有“將世界視為幻象”的吠檀多式他世性以及早期解脫道佛教式的他世性兩種特質（Hanegraaff 1998: 115-116）。

而依照 Wallis 的新興宗教對待社會的觀點分類方式來分析，《奇蹟課程》不在意現實社會秩序，但不打算要求追隨者脫離現有社會另建社會來看，《奇蹟課程》應該屬於“適應此世”的觀點。

雖然《奇蹟課程》與新時代運動的氛圍有不相同之處，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卻未曾見過有人提出過《奇蹟課程》與其他新時代運動的觀點有衝突之處。《奇蹟課程》不同意新時代運動參與者經常會有的“心想事成”的觀念，這點就與賽斯書的常見解讀方式有別。

這種明顯在表面上出現的相衝突為何在受訪者被問到像“有沒有遇到不同系統或是與自己原先的價值觀有衝突的地方？”這樣的問題時為何不會被提及？為何即使有這種程度的差異，讀過《奇蹟課程》的人還是不會覺得《奇蹟課程》與新時代運動的其他思想體系有差異？

這個問題有幾種可能：一、受訪者在被詢問時沒想到；二、受訪者刻意不提；三、受訪者在閱讀上的解讀問題；四、受訪者讀懂了兩者之間的差異，但最後還是覺得兩者的差異或衝突小於其相同之處；五、受訪者並未完全的閱讀，致使觀念上的差異被漏看了。

總體來說，《奇蹟課程》雖然在新時代運動的思想體系中具有獨特性，但是這些獨特性可能並未被參與者發現到或表達出來。而受訪者中僅僅四人表示看過，也是本章中列舉的思想體系中較少被接觸的體系。